

名家

生日

■ 任美康

小时记忆里，我爸我妈从无“庆生”一说，唯对我例外，生日（阴历）必过，且形成惯例，多年不改。自从考上重点中学，拥有了家中最高学历，更是郑重其事，每逢这天，全家一定“杀馆子”（川渝多地计较字眼，觉得“下馆子”温吞，换作“杀馆子”过瘾）。杀馆必得择馆，我们只认“一品香”——古城餐饮翘楚。

每每“华诞”当天，商定好午餐或晚餐，我妈总会早去，选定一个两面靠墙的位置。人齐点餐，是“小寿星”的专利。我亦乐此不疲，一来二去，便成熟练工。成年之后，“一技之长”声名在外，凡有雅集，图省事的东家，常委托我点菜。这活儿有技术含量，须多面关照，主人的心思得预先掂量，食客的口腹更不可辜负。某年在青岛，作家张贤亮请客。他不设预算，让我尽兴“钦点”。碰到这号豪杰，更得顾及自己口碑，既帮他挣足面子，又破费恰当，遂落得皆大欢喜。

当年服务家人小聚，好似小菜一碟，晓得各人口味，顺便心痛一下我爸的钱包。通常不读菜单，我可随口从鱼香肉丝、回锅肉、喜沙肉、棒棒鸡丝、豆瓣鱼、米汤煮青菜、松菌鸡汤、川北冰粉、羊肉格格诸般菜品中，挑出五种荤素凉辣。唯有羊肉格格，袖珍蒸笼，成为经典，次次人手一笼。

我爸是男人中罕有的不饮酒，我妈乃川人中少见的不食辣。依次上桌的几盘几碗，能侍候上一家三口的汤足饭

饱。个把小时中，说话多，吃菜多，向来中心是我。对儿子完全放任的我爸我妈，一辈子的脸上，始终是松弛的，不记得有过“上进”“努力”的任何教诲。

总是天朗气爽的秋季，总是五味俱全的饭食，总是各取所需的自在，杀馆每年如期上演，延续到我当兵离家。

远在北国的天边，我开始自作主张，将阳历、阴历的生日，全不放过。我的眼前世界，两个日子，无论天晴落雨，尽为吉日良辰。席罢人散，从无“又少一岁”的失落。只有自己明白，一年两度张罗生辰，并无深意，纯属内心饕餮的冲动。

虽热心呼朋唤友，却不喜人多，更不认可“多个人，无非添双筷”的糊涂。通常仅约三几位，找个静点的馆子，定个小点儿的单间，只为方便吃、方便喝、方便聊。我基本不邀两类客人，一是多方忙碌的“华威先生”，一是“时间就是生命”的急性子，而只请偏好随遇而安的知交，这自会免去几多扫兴。觥筹交错的根由，唯天知，地知，我知，绝不会话多漏嘴。饭友们次次蒙在鼓里，只当主家因饕餮客，乐得凑趣助兴、大快朵颐而已。

阳历生日之后，歇些天，便到阴历过生，这才是个“正宗”日子。我妈每年会提前电话嘱咐：“莫忘了邀约几个要得拢的，上个馆子哟。”母亲八十六岁离世后，老家另有亲人接手这份惦记，从未耽搁过传递提醒。

前些天，今岁阴历生日前夕，快递送来家人购买的德国啤酒、新西兰猕猴桃。接着又见另一亲戚微信预告，明日

午饭之前，会有花束、蛋糕进门。颇感惊讶，往年不曾有过如此隆重的“特供”。一经讨问，才知本次生日非凡，属于“逢五”，他们必得礼数周到，帮我衬托出“小庆”的仪式。

因是亲人，亦不见外，道谢完便坦诚相告，日后即或侥幸，美康尚有“逢十”之喜，务必不再沾光鲜花与蛋糕。少时厂区四周，群山起伏，各种奇花异草，早已屡见不鲜；花店所售，浓妆俏裹，皆为艳俗。至于蛋糕，更非必备。我其实是“厌弃”此物的，蛋糕本身无过，独怕老者的吹烛环节。碰到气息短缺，或牙齿咬合欠佳之人，众目睽睽下，连呼数次，火苗仍顽强闪耀。而主角大多老而弥坚，定然憋气再战。在众人呐喊助威（连同助吹）下，终会大功告成。不幸之处，糕身表面，已广受唾沫“洗礼”。当年初次见识，人近而立，仍不胜惊骇，吃时小心翼翼，探入蛋糕内部挖出一勺，浅尝辄止。待日后凡有席席话语权，便力主改革，蛋糕照吃，主张不再为难寿星（无论青年高年少），废掉许愿、吹烛的西方陋习。

接下来，我摊开巴掌，屈指食伴的大名。推敲中，忽生一念，这回不妨试试，仅开众客，来个闭门独享如何？我便动手翻柜储藏，看看最近月余的朋友馈赠（均与生日无关），计有西宁羊肉、柳河香米、芒市油焖笋、腾冲牛肝菌、连云港海蟹、大竹肉丁面……有模有样，荤素兼搭，俨然土豪的“有米之炊”。

睡足一夜醒来，没有拉严的窗帘一

艺境



浙江省第九届青年美术作品展作品 金也《远方》

两馆并立“龙鳞”渐长

高校的一景一物，皆是无声的史册，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传承。2025年11月至12月，浙江日报联合省内五所高校共同发起的“寻找校园文化印记”活动，正是一场由青年学子主导的、对校园精神矿藏的深度挖掘。活动期间，我们收到众多凝结着历史温度与青春视角的投稿，《两馆并立“龙鳞”渐长》便是由浙财大青年学子“寻找”到印记后和本报记者共同采写的。在浙财大的“两奖”文献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所高校的特色馆藏，更是学术精神生生不息的校园表达。

■ 张亦盈 纪驭亚 徐楠

阳光踱过窗格，悄然落于书脊。在浙江财经大学图书馆五楼，因为“寻找校园文化印记”活动，我们意外发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有个家——“两奖”文献馆。在这里，全球唯一获诺贝尔基金会授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专题文献馆，与全国唯一的孙治方经济科学奖专题文献馆并肩而立，收揽中外经济学思想精粹万余，如星河静淌于室。静，奇异的安静。两馆中设“无手机自习区”，如留白之境，为前来的学生保留深深深思之隅。常有学生一坐便是半日，唯与一本书、一个理论、一位经济学家的思想碰撞。若将时光倒回十余年前，恐怕谁也不会想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之家”，竟落在这样一省省属财经院校的图书馆里。

2009年，学校图书馆拟建特色馆藏。身为地方财经类学府，学校将目光落于“经济”二字之上。无论何时，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是财经人仰望的浩瀚星辰。图书馆遂决意筹建诺贝尔经济学奖特色馆藏，收录历年获奖者著作与资料等。2015年11月，在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基金会指导下，建成以经济学大师孙治方命名的孙治方经济科学奖文献馆。

在2015年，文献馆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刻——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约

翰·哈斯勒到访。在参观过程中，哈斯勒教授连连称赞，还主动表示，愿意协助联系诺贝尔基金会和诺贝尔博物馆，进一步推动双方合作。

窗外寒意流动，将原图书馆馆长吴利群的思绪，引回2016年12月。彼时，应诺奖基金会邀请，浙江财经大学代表团抵基金会在瑞典的总部。

吴利群记忆中，斯德哥尔摩冬寒彻骨，气温低至零下四十摄氏度，代表团成员的手指几乎冻僵，却仍在逐字逐句推敲联合声明。

“我们带去的不仅有联合声明文件，还有我们师生特地制作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文献馆专题宣传片。”吴利群忆及，谈判桌前，当宣传片中的画面停留在图书馆木质书架上，那里整整齐齐排列着历年诺奖得主的著作，基金会主席

劳斯·贺肯斯斯坦的眼神渐渐柔和。他看见了来自东方的敬意：以八年之时，尽集诺奖文献，建数据库，无偿开放，只为一次平等对话。

笔尖在联合声明上划下姓名时，窗外已是黑夜。但代表团每个人心中都照进了阳光——从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有了一个家，而家的钥匙，握在每一位年轻的浙财大学子手中。

“当时就觉得‘哇，好高深’。”工商管理学大三学生祝伟霖说，大一开学时，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研学中心”招新摊位时，自己还不知道这些背后的故

事，便毅然加入其中。“诺贝尔”三个字，对身为财经新生的他，有一种极致的吸引力。如今，像他一样被吸引而来的学生，逐渐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学生团队——“两奖”研学中心。

2020年，学校在“两奖”文献馆讲解队的基础上，组建“两奖”研学中心。但可动用的人员仅有两奖馆讲解队队员，不足10人。当时已是大三、本应卸任讲解队队长的李玉婷选择留下：“我太希望扩大‘两奖’馆影响力了。”

李玉婷发动自己的朋友圈，吸引了一批同学，组建起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孙治方经济科学奖研学部在内的六大部门”。而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术月等活动在研学中心同学们的努力下，有序进行。

这段经历，成了李玉婷简历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毕业季的一场线上面试，屏幕对面是杭州某互联网公司的面试官，对方看完她的简历，只说：“请立刻讲解一下你们的两奖馆。”

那一刻，照片墙上所有的面孔在脑海中异常得清晰。李玉婷说，讲述时的流畅，连自己都惊讶，那些经济学家的生平、理论、趣事，原来早已刻进她的脑海。

今年，面对职业转型带来的压力时，李玉婷想起孙治方先生那句“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她忽然明白，文献馆给予她的不只是简历上的亮点，还有精神上的供给——知道自己

侧，照进仁慈的晨光。早饭之后，走进灶间，裸袖揲衣，将自己升格为主厨。当蛋糕、鲜花准时上门，恰好满室饭菜飘香。

这个旧历的正日子，这个“小贺”的大日子，这个稀奇的好日子，自出心裁，自斟自饮，消受了午饭、晚饭两餐。我做事素求务实，有时又难免不伦不类，沾染些不及格的浪漫主义。就像这天，意念中恍兮惚兮，凡奉送我礼品的亲朋，男女老少，齐齐驾临寒舍，欢跃举杯，开怀畅饮……

是日忙忙闲闲，忽饮忽食，虽无来客，而亲情友情饱满纯正。人生的秋，虽说夕阳有限，但见识过春与夏的万干气象，竟无师自通地晓得，垫伏的冬，是早迟要来的，如此才有寻常的四季。本来抓起一卷书，想着翻看几页，终究脑子发懒，随手掷书作罢。便是如此一天，光阴被充实，又被虚度，无甚用心的平静中，啤酒喝得比平日多些。临睡时分，兴之所至，再启开330毫升一瓶。不是贪饮，只望助我早早入眠。而睡实、睡够，往往是转天快乐的源泉。

关于生日，有人热衷高调做寿；有人嗜好暗地作诗。这两种人走极端，均与我不符。但我却仍爱生日之类，常“师出无名”地张罗餐叙；偶尔写篇文章，往往一稿数投，恨不得天下皆知。这类文章不好弄，稍不留神便落人笑柄：或是过五关斩六将的自炫，或是喝凉水竟塞牙的哀怨。但我此刻涂抹《生日》，无非记下些琐事，如能博人一哂，就算送给诸君消遣的调料。

■ 黄仕忠

枫桥乃江南名镇，区内地势南高北低，有枫溪、栎溪诸水，缘山出谷，汇为枫桥江，北行人泌湖，水路舟楫可通钱塘江、走大运河；东南背靠会稽山诸脉，连绵纵深，西北面向浦阳江下游流域，铺展开阔，形若会稽山之门户，出水入山，进退自如。

秦汉之时，此地为大部乡，属诸暨县。历经魏晋南北朝，沿袭未替。因系婺越古道必经之路，隋时设有驿站。南宋乾道八年（1172），析诸暨县东北十乡，置义安县，县署即设于枫桥驿。淳熙元年（1174），废义安县为枫桥镇，仍属诸暨县。镇之所辖，因袭至今，区域虽有盈缩，核心地带未有大变。故枫桥古镇之由来，诚久远矣！

枫桥之名，由山溪及溪上所架之桥而来。东来之黄檀溪和西来之白水溪，于此交汇，溪畔古枫高耸，秋染层林，故名“枫溪”，亦称“枫江”“枫川”。隋开皇十年（590），高智慧起兵反隋，有汪文者进据东阳，自称天子，隋文帝遣行军总管杨素率军讨伐。杨素自会稽（绍兴）发兵南下，一时枫溪津口，戎马倥偬，而溪流深湍，不得驟渡。因架桥梁，继修驿道，复建驿站。枫桥之得名，实缘于此；枫桥驿之建，亦始于此。

唐贞观四年（630），尉迟敬德至越州，见杨素所建隋桥毁于山洪，遂鳩工重建。是为双孔大石拱桥，高大壮观，雄踞枫江。桥下通舟楫之利，桥头为货殖之肆。是为枫溪江航运之起点，而枫桥之名，远播宇内，不可磨灭。

枫桥之地，风俗殊异。浙境本多方言，枫桥地处诸暨、绍兴之交，其语言乃融合两地而自成一体，音节短促，语如贯珠。此地之人，性如会稽山之坚硬，又如枫溪江水之清爽，耿直质朴，尤重然诺。大略以务实为本，既重农耕，亦尚文教。元末王冕，幼时牧牛，不忘读书练画，尤擅“没骨画”，于画坛独树一帜，所作《墨梅》诗，道是“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非止个人志趣之写照，亦为乡人品格之凝练。同时有杨维桢，专心苦读，曾数载不下楼，终成进士，其为人耿介，不媚于时，尤长于诗，人称“横绝一世之才”，推为“一代诗宗”。其诗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号为“铁崖体”，非止为其独特气质之呈现，亦是枫桥人慷慨情怀之自然流露。明末陈洪绶，长于书画，“力

（这是作者为《枫桥镇志》所作的序）

遇见南孔书屋

■ 毛卓兴

在工作岗位忙碌了几十年，退休了来衢州协助妻子帮儿子带小孩，成为一名“带薪保姆”助理。孩子自然是天真可爱的，可生活轨迹改变了，社交圈子不见了，一时心里还是有点没着没落的。所以，开始一段时间，衢州对我来说是没有太多感觉的。

真正触摸到这座古城的温度，是从一个书屋开始的。

有一天晚上，我10点钟要到高铁站接一位朋友，当时才9点，怎么打发呢？呵着手走出金河湾小区，正踌躇不前，见右侧有灯光闪烁，“南孔书屋”四个大字便映入了眼帘。咦，小区边上什么时候悄然出现一座书屋了？与其在寒风中瞎逛，不如去书屋看看，我想。

进入门厅见有一个刷卡机，我犹豫了一下，不知是如何计费的。这时，一位女孩笑着迎了出来，还微微向我作了一个揖，然后说：“老师好，拿身份证刷一下就可以了，南孔书屋看书免费的哦。”这一颦一笑，就是传说中的“衢州有礼”吧。

书屋的阅读区灯光明亮，桌椅干净，书架上分类摆满了书籍。我脑中冒出明代吴与弼的诗句：“灯明几净室清幽，满眼图书托士流。”我选了本《在衢州看见有礼中国》翻阅，耳边传来女孩轻柔的声音：“老师，天冷喝杯热水暖暖身子。”我回了声“谢谢”。一杯水的体贴，让我这个寒夜里的陌生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有礼”的温度。

半小时后，书屋内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有点意不去正欲离开，女孩说：“老师不急的，这里夜间12点才闭馆。”话音刚落，一个穿着“骑手”马甲的小哥，带着一股寒气进来了，脸冻得通红。女孩也给他端上一杯热水，又给我续上水。

我看只有我们两个读者，便与小哥聊了几句。得知他是安徽宣城人，来衢州送外卖两年多了。他说午夜有一波送单高潮，在这期间来书屋暖暖身、看看书。“我在多个城市送过单，衢州是我感觉最温暖、最有归属感的地方。”我问为什么，他说：“金庸大侠说过‘温雅豪

量气局，超拔磊落’，人谓‘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其笔画线条，“愉悦恬静，轻松欢跃”，盖将“笔情墨趣”抽象独立，复加“变形”，戛戛独造，宛如枫溪江水蜿蜒跃动。此“枫桥三贤”，不唯是枫桥人之骄傲，亦堪为枫桥人之代表。其人格品位，原系此地风物水土，滋养而成。

枫桥镇上有“大庙”，1939年春，周恩来同志返乡祭祖，曾在此作抗日演讲，盛赞“诸暨民心可用”。本名紫薇侯庙，始建于南宋，经明扩建，嗣清重修，屹立于今。所祀之人，姓杨名严，非儒非僧非道，乃宋时枫溪江上一船户，因仗义疏财，急公好义，活人无数，乡人怀德，奉之为神。明嘉靖时，倭寇为患，枫桥乡勇伏击于古博岭，晦暝中似见杨神显灵助战，遂获大胜。事闻于朝，敕封杨俨为护国保民紫薇侯，乃建庙以祀，兼祀潘、柴二神。潘神传为小商贩，以卖汤圆为生；柴神则以烧炭为业。三人有德于乡，故敬以为神。自此农历九月半，为迎神赛会，历时三日，旌旗招展，百艺杂陈，人山人海，抬阁、背阁、十番、鼓亭、龙灯等，悉数出动，是为远近闻名之乡间台阁喜庆活动，历四百年余而不衰。枫桥民风之敦厚素朴，于此可见。

时至20世纪60年代，针对社会治安与管理问题，枫桥镇创设“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之经验，有关部门称为“枫桥经验”，并于1963年获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进入新时代以来，全镇上下深化枫桥经验，抓牢基层组织建设，化解矛盾，防范风险，成绩显著，颇受到党和政府肯定，“枫桥经验”更被写入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文件。而此项成绩之取得，实与枫桥人务实创新之文化品格密不可分。

新世纪以来，因新城镇规划之实施，各地掀起修志热潮。枫桥镇政府亦组织乡土学者，纂修《枫桥镇志》，追溯建镇沿革，历述文化传承，记录当今政治文教及工农商各业发展情况，内容丰富，数据详实，既是当下之实录，亦可为未来学者提供研究之资料。愚自小生长于枫桥镇钱家山下村，年甫弱冠，外出游学，忽忽已近半个世纪，然桑梓之情，未敢一日或忘。今读此志，得悉家乡历史与现状，受教良多。爰缀数语，略陈所感。

（这是作者为《枫桥镇志》所作的序）

迈衢州人’，这话我信。衢州人好心善，不欺外地人。”我要去车站接人了，便与两位告别。临行时我对女孩说：“今晚你是最美志愿者，有礼之城最美代言人。”她羞红了脸，连说“谢谢，谢谢”。并告诉我，她不是书屋的管理员，今晚是志愿替人代班的。

后来，我去了衢州城乡多个“南孔书屋”，遇到了许多温暖愉悦的人和事。印象最深的，是在热闹的水亭门。这里的古城门、天王塔和“三街七巷”，镌刻着老衢州的历史记忆。水亭街上，人流如织，市集喧嚣，烟火气满满。水亭门外，就是衢州的母亲河衢江。孙女小彩虹突然停步对我说：“爷爷快看，这个奶茶杯好大好可爱喂！”店门口有个比她还高的奶茶杯模型，上面用衢州话写着“危险高兴宁着尼”（很高兴认识你）。这间店古色古香，并不显眼，头顶阳台上缀满了玫瑰花，一看店名，原来这就是衢州有名的打卡点“南孔爷爷的书房”，也是后来遍布全城的“南孔书屋”的第一间书屋。

进到书房，小彩虹自己跑到儿童阅读区去玩了。我刚坐下，对面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问我：“老师您好，这本书是您给我带来的吗？”我一头雾水，她手上拿着一本《瓦尔登湖》。原来，女孩昨天来书房，想借这本书阅读，结果管理员查了电脑检索也没找到，女孩很是沮丧。没想到，今天先我一步进来后，却发现桌子上赫然放着这本《瓦尔登湖》，让她很是意外，可一定是昨天在书房的一位读者放的。“老师，书中有书签，还写着字，”女孩把书签递给我看，只见上面写着：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梭罗在书中说：善良是唯一不会亏本的投资。祝学习进步！

我轻轻拿起那本书，感觉对这座城市不再陌生。是呀，这座城市的暖流，无需言语，就能如此默契地在一本书里交汇。这份无声的举动，温暖了彼此，感动了他。如果说书籍是暗夜里的灯，那么103家“南孔书屋”，就是无数普通人用善意相互点亮的灯火。